

3

T5362/2113(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程洛水先生文集

目錄

策問

卷五

癸未知貢舉

詩賦場

癸未知貢舉

經義場

丙戌知貢舉

詩賦場

丙戌知貢舉

經義場

試閣職

二

試上舍

禦戎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程洛水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China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會社

學校

監司郡守

任相

六經疑難

理財

弭盜救荒

江淮形勢

歷代文章

士風吏治國用民力

人才

史

講議

卷六

易議

三篇

尚書序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臯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記 卷七

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記

檢正都司重建直廬記

行在重建進奏院記

淮東提舉司門樓記

行在重建都督府記

賜名清湘書院記

富春道院記

札溪書院記

富春驛記

徽州貢院記

休寧縣脩學記

休寧先達續題名記

昌化縣學門記

翰苑續題名記

江東提舉司湖山樓記

靜勝樓記

於潛縣重建縣衙記

潭州湘潭縣新建堂宇記

御史星記

代壽冷御史

西湖禊事記

遊金華三洞記

遊龍井記

世忠廟碑記

代作三賢堂記

沈御史生祠記

徽州謝守生祠記

新城折納秋苗記

開化張氏義役田記

徽州平糶倉記

富陽縣創建豐本倉記

吉水縣創建居養院記

武寧橋記

昌化吳安阡記

梅山浚河接山記

富昨寺記

齊祈寺釋迦大殿記

重建方興寺記

歙縣黃坑院記

饒州明教禪寺重建應真閣記

淨慈山重建報恩光孝禪寺記

臨安府五丈觀音勝相寺記

靜江府英烈廟碑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五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策問

癸未知貢舉

詩賦場

問正月元日上御路朝發德音下明制加寵儒先
恩施甚備既越日又以張公載節惠之典未舉復
命賜之夫元者天運之新也王治之始也乾坤闔
闢原於意端朝發九重夕孚四海學士大夫可不
仰體明指深探大原而以躬行自勉哉雖然道非

異物也。由開闢以迄于今，天地以合，日月以行，星辰以明，草木以蕃，山嶽以峙，江河以流，民生以遂，人極以立，皆道也。揭之則光，委之則晦。至若流行於宇宙間，則未始一日而或熄，不爲堯而存，不爲桀而亡也。是故欲與諸君議其凡焉，蓋自大極一判，伏羲神農黃帝首發其秘者，而後之言正統，乃始於堯舜，何邪？三聖而後，自成湯文武，以至于洙泗，見之易著之書，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當時猶以爲文章可聞，性天不可聞，又何邪？諸儒迭興，同

尊孔氏，同信六藝，宜若無異焉者。至其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敷陳往古，掎挈當世，不知荀卿子之書，果能羽翼增光邪？又若上酌天時盈縮之數，下推人事成敗之端，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陶冶大爐，芴薄群生，不知楊雄氏之學，果皆淵源洙泗邪？王通氏微而顯，曲而當，芴通大義，洪闡教源，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唯義所在，果足以接獲麟之統緒邪？韓愈氏隄障橫流，矯拂媮末，撥衰反正，洞視

千古果足以表裏軻雄佐佑六經邪。雖然得於心者精聞於耳者未繁。欲動而爲天下道言而爲天下則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道統主於上則關百聖而不慚。道學傳於下則垂千古而不敝。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有如發育之仁。陶成之化。魚躍鳶飛其盛若此。諸君其何以稱之邪。其以平時陶育大醇躬行自得者。詳著于篇。庶以仰承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

癸未知貢舉

經義場

問古今一天下耳。善審其勢者定其衡。變其權。使首不軒尾不輕。則天下可以長治而無亂。久安而無危。而世之言治者。則以爲運匪胥庭。俗乖巢穴。上聖御歷則極與天同。中代以還則因時施事。不知大法大經之際。果有差別否邪。夫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者。制而用之謂之法。變而通之謂之神。審什伍以相持。明版籍以相閱。限夫田以絕兼并。定五刑以折姦暴。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

作以厚本業、崇教化以陶性情、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材藝以別官品、擇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備以嚴戰守、申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勸懲、察苛刻以絕煩暴、然則唐虞之所謂泰和、三代之所謂長久、而漢唐之所謂紀綱制度、其先後緩急亦復有取於此數條者邪。先漢初年、意度洪闊、溷之如海、育之如春、蠲租減賦、歲無虛時、家給人足、克然富庶、乘牝牡者擯街達守、閭閻者厭梁肉、有若郡不貢士、坐以蔽賢、進得其人、加之上賞、諂諛成俗、微

見厥初、砥厲清風、益嚴再造、一時之士、鴻毛祿位、泰山名誼、姦夫織萌、望風摧落、抑何士習之易變、若是邪。詩書所載、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威越燕、伐山戎、趙武靈王服單于、秦繆用百里奚、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粵、故司馬太史公有言、今中國一統、席捲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終晏然不爲征伐哉。後遂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大抵中國盛則戎狄微、戎狄強則中國弱、攷之古而然、質之今而否、乾坤之策、陰陽之數、離合之機、消息之理、將

以漸取之耶抑一舉而覆之邪抑亦待其自亡邪彼漢人所以固天命繫人心維國勢其意深矣未易諉曰不足論也諸君抱負英奇咸欲自見於斯世者其根抵六經追風三五運宇宙於寸心微幾微於一指攷人才盛衰之故察天人因成之機行之後王者或不膠於古施之前代者或有取於今勿迺勿迫科別而條析之以備明時之采擇

丙戌知貢舉

詩賦場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紀年不名一也而曰元月不徒正也而加王說者謂人君卽位必改元常事耳不以爲重然則果常事乎抑重事乎又曰文王卽位已改元年矣而中間又改武王卽位宜改元也而乃不改比其受商命也又宜改也乃又不改然則書元亦舊矣奚獨重於春秋乎或者又言元宜以天瑞然則建元元光之義亦有得於聖人之意否乎雖然一者天之所

爲而元者聖人之所爲，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三以往則巧曆不能筭矣。顧變而爲元，則毋乃有所執邪？及反而求之於易，則卦六十四也，以乾爲首，乾六爻也，以健爲德，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推而至於時成之位，保合大和，則元之用大矣。至象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又曰天德不可爲首，何邪？夫道始乎伏羲，用於黃帝，成於帝舜，上下數千載間，皆一元之功也。然伏羲之易機神義密，非文王夫子孰能明

之。至神農黃帝三墳之書，所謂象形氣之宜，原陰陽之化，與夫二聖傳心之妙，則巍乎天地不足爲大，纖乎塵埃不足爲細，果皆合乎一元之運耶？否則華胥之俗，泰和之風，將何道以致之耶？唐虞之廷，天同神比，都兪一堂之上，三代賢佐，當其君踐祚之初，陳謨進戒，編之書，紀之詩，燦燦有序，不知孰爲澄源正本之論耶？仰惟皇上躬承慈訓，嗣纂炎圖，收聰蔽明，急先納問，凡危言之罔拂，正論之開明，固已山積而淵涵矣。不知其先後緩急亦可

得而言之否耶。人謂所招之詩緩而未切，引裾之諫迫而不舒。不知司馬溫公三言之要，凡獻三朝，然則萬言十事，未免支離而德本化樞，果皆不越乎是耶。唐人大寶之箴，先朝唐鑑之作，皆獻於繼統之初，其言凜凜，其目繩繩，不知孰可行於今日乎。人謂一元之義不明，千載無書法，正始之道不著，百世無善治，其稽三墳之易，以參乎春秋之元，究唐虞三代之陳謨，以合乎有唐之鑑，使後聖之心一乎前聖之心，而伏羲之治不絕於三代之

後，矧惟有司恭承御札，奎畫煌煌，垂訓明白，曰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用。又曰：塲屋私弊，售偽亂真，法令具存，所當申飭，毋使僥倖者濫進，而忠樸者見遺，大哉！聖謨昭揭，軌範諸生，何幸獲逢初政之辰，悉吐平時之學，有司將得以觀其抱負而援之，以上應務得實才之意，毋冗毋畧。

丙戌知貢舉

經義場

皇上睿性聰明、聖學超詣、日御經幄、時發玉音、先於講學、事親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分別忠佞之事、莫不該貫古今、通達倫類、片言所加、悉中機要、而乃盛德謙冲、不居其聖、樂善忘義、好問弗倦者、何耶、蓋昔者總章之訪、君疇之學、盤有銘、席有戒、暨夫詢八虞、咨二號、度於闕天、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求於莘尹、凡所以卷卷若是焉者、以爲非若是固不可耶、抑亦姑示其志勢耶、然當時之所咨所

學者亦可得而聞耶。雖然帝德之運備乎聖神文武之體，而皇極之疇亦取乎沉潛高明之用。夫明而不苛，斷而不復，仁而不失之姑息，剛而不流於暴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非仁乎。四罪而天下咸服，則又非徒仁也。勇智以表萬邦，一怒而安天下，非義乎。克寬克仁，惠鮮鰥寡，則又非徒義也。夫性具一德，德具萬善，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至於拔萃之才，則獨稱上智矣。乃有皇王帝伯之辯，豈天之降才爾殊耶。抑學力之至與否耶。夫天也，日月星

辰也。東西之行各不相謀，而周天之期古今不爽，得非其行不息，其度有常哉。不知若晝夜之有經，若四時之代行，何獨至於舜而然耶。漢之武皇，卽大位年未二十，崇信至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唐三百年首稱文皇，年幾弱冠，濟世安民，二君非三代之後英主乎。而未年所就，迄歉其初，彼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日躋，文之不已，所謂繼天而立道，與時而偕行者，果皆至聖能之而成。康已降，舉不足與是耶。人謂自後世天德之論不

明蹈中庸者或不能極乎高明，體博厚者或不能配乎悠久。夫是以醇風緬邈，古道闊疎，使生民耳目不復見雍熙之盛，其信然耶？繫欲振三皇之綱，紐五帝之維，昉乎一念而被乎八荒，等乎百王之上而流乎萬世之下，其論爲孰篤，其指爲孰歸耶？其究天人之原，融古今之極，明乎乾坤不倚之德，以參乎天地常久之道，是果六經之所垂憲，而百王之所共守者耶？諸君何幸親遇初政之辰，來應求賢之詔，御札丁寧，務得忠樸正平之士，上意渥矣。毋忘納言之義，益殫歸美之忠，有司將拔其尤以獻焉。

試閣職

問彫題卉服，被髮左帶之種，蓋自上古聖人固已委之窮荒之外，彼其一起一仆一盛一滅，皆其醜類。蛇吞獸獲，互相博筮，互相雄長，而吾中國未嘗問焉。然五帝之時，葷粥已逐，不知猾夏之蠻果其種耶？或粥已微而別有蠻邪？夏商之際，戎稱不一，不識漢初冒頓之盛，果其類邪？抑諸戎悉併而淳

維忽起耶，至若五種之胡散漫中土，磐牙根柢，虎
耶鷓張，乃日未靡旃，胡亡胡存，狄吞狄滅，然或十
年或數十年而盡，亦或百年而乃殲，抑何久近長
短之不齊耶！然則由五帝更三代，以至于秦漢，則
所謂以戎滅戎，固甚較著。至若力所不足而求助
於中國者，亦時有之。呼韓邪欲圖郅支也，而請援
於漢；黠戛斯將滅回鶻也，而借力於唐。不知當時
中國果何以應之耶！仰惟國家德歆于天，誕受天
命，卜曆萬祀，蠢茲韎韐，干逃天紀，日月緬藐，浸浸

百年，以其時考之，則過矣。故我祖宗得請于上帝，
假手韃人，火烈穹廬，又交芟幙，遂使鯨困失水，梟
鳴毀巢，今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以方張之狄，
臨垂盡之胡，咫尺中原，遲回累歲，未能虜其酋而
覆其族，何耶？豈以萬里逐利，兵家所忌，鞭雖長而
不及腹耶？抑初銳末困，力憊連年，強弩之末不足
以穿魯縞耶？又不然，則游釜之魚，巢幙之燕，尚足
以假息須臾耶？雖然，連歲布欵，約以連衡，有如航
海市馬之事，固若黑白不侔，然則果當從之耶？慕

容請命輸情甚悉，而當時廷臣虎斃虎生之說，不至坐失事機耶？然彭豸負矢以翼周，北貊驅旌而佐漢，縱擒伸縮作敵作使，古人豈無遺筭可尋耶？今欲遣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部，一馘渠率再縛狂酋，使穹廬之長盡識漢儀，辮髮之民咸沾皇化，然後告類上帝，薦功明禘，上以慰列聖之靈，下以垂萬世之觀，策將安出耶？其悉數之以備上之採擇。

其二

問經國莫重於邊，備邊莫急於將。然今昔異時，離合異勢，攻守異宜，雖無常勝之規，亦豈無不可敗之法？詎容不講之於平時邪？晉人有言：大丈夫當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故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楚之甲士百萬，不以爲懼，予玉一將，則晉之君臣側席而坐，爲國者其可無人邪？被甲請行，一飯米斗，固取乎更事之多者；然官爵高，年齒邁，或不免於敗，而少年官輕者，乃卒成雋功。何邪？佩弓四石，繆稍二丈，固取於

萬人之勇者而射不穿札、戰不乘馬、亦爲當時名將何邪、定荆之役必六十萬、三萬之虜必用六萬、兵固貴乎多也、然提衆三萬而天下莫當、領騎三千而虜庭蹀血、或多或寡何所用不同邪、自古立國東南者以江爲重、所謂五十餘里之間、僅屯數四、則兵力固忌乎分矣、然所統七千人、築壘十一、烽火相望、凡三十所、亦未嘗敗事、然則或分或聚、果孰便邪、撫納新附、聲薄河南而靈武、河中之事、一以爲使、一以爲敵、何邪、平澤潞、征太原、討重進、

火李筠、禁旅十萬、威震六合、官軍豈不可用邪、其謂禁旅不若土人、契丹不畏官軍、不知二者果孰足恃邪、上黨之役、當時善兵者以謂當發忠武、武寧兩軍、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不過數日、必覆其巢、然則官軍士兵亦可雜用邪、雖然吳起兵家者流、意其非兵不談也、魏文侯一日問以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曰、君能使賢者在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里、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

矣。夫謹黜陟，培邦本，定國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紀綱治本者，而兵無與焉。顧起乃以爲言何邪？由前而論，則其事詳；由後而論，則其說簡。將孰從而折衷邪？方今殘胡未殲，久戍未撤，其稽今昔之異同，考籌畧之得失，孰緩孰急，孰後孰先，酌其宜於今者而言之，以備廟朝之采擇。

試上舍

問：頻歲金穰，餘糧棲畝，年穀一侵，農輒告病，何耶？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雖乾溢靡常，而民無菜色，奚術而然耶？郊野縣都，咸有委積，以之賑之，隨在而足，後世常平義倉，得其意之遺矣。何古人之行之，則收實効，後世用之，則皆虛文耶？發廩弛租，一毫不靳者，君也；然推君之惠而致之民，則非君之所能自爲也。獨不觀漢事乎？漢人之言曰：方春和時，群生滋茂，而吾農甚苦，其議除田租。

則是豐年猶除之也。又曰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名之曰盜，則是豐年猶禁之也。漢人之顧念邦本，整飭吏治，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好惡之意，可謂深切較著矣。然郡國之間，饑民至相食而固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佩符共理，乘傳觀察，抑爲何事耶？夫事迫切者，乏宏規，騫荒唐者，鮮實用。由是書生不達時宜之誦，漸發於流俗之口，曾不思當世之務，不問之儒者，將孰問耶？是故願相與商畧之，且移民就粟，與夫載穀免傳，令民植蔗。

菁與夫入粟拜爵，或許畱歲儲餘，悉發糶，或郡敢過糶，坐以違制，是皆先代之所已行者也。或請籍丁壯以爲兵，或欲蠲征稅以通賈，或請借他道常平之粟，或欲復官田廣惠之倉，是皆先正之所建明者也。然今昔異時，五方異俗，智若流水，日動不窮，亦豈容膠柱哉？伊欲上澤旁流，無所壅閼，使要荒如幾甸，幾甸如堂皇，吏稱其職，民樂其生，充然如五鳳黃龍之間，豈無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績者邪？其以平時澤物之規模，勿迂勿迫，著之于簡。

有司因得以占焉。

禦戎

仰惟國家德歆于天，誕受天命，列聖重光，卜歷萬祀，而蠢彼韎韐，干迷天紀，妖焰燭于攬槍，腥氣昏于河洛，乾坤爲之塊軋，海嶽爲之震蕩，翠龍旂鸞，偪仄東吳，日月緬邈，駸駸百年間者，神矛靈旗，飈馳電舉，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憤可保，固宜布和成將帥，植髮成于櫓，指麾而虎兕作威，感激而風雲變色，俘名王，馘狂酋，獻之先廟，使巢山駕海之徒，狼麤烏章之長，頓顙虎帳，請命悔罪，然後

宣暢皇靈、灑平宿憤、汛掃宮室、修謁園陵、陟華蓋、於太微、反雄都於古汴、使華風扇于黑水、和氣塞乎堪輿、凡戴髮含齒爲中國臣者、疇不願之、而乃事乖本圖、重喪王畧、卒徒倒戈、不戰自奔、邊方千里披攘、狼籍父子、兄弟肝腦、川流嗚呼、豈繫天爲良由人謀、謀之不臧、旣往何悔、伊欲國威寢伸、扞圍雄固、以雷雨洗川澤、以清冷釋冤蔽、務靖近患、徐議後圖、策將安出耶、區區宇文泰於師旅勞動、吏民困弊之時、猶能命所司度宜制二十四條以

便目前、然則以今準昔、所謂因時適治者、固當諉之勿問耶、雖然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時、士大夫而不懷鄙夫失得之念、則事幾了然矣、不然則周之宣王、與其一時依乘風雲之佐、由今望之、豈真若神人者、孰爲巨孰爲細、孰爲當先孰爲可後、諸君有思濟之心、而無失得之累者、其勿迂勿迫言之、將上之人或有取焉、

學校

問四代之盛塾庠序學之制達之天下作人之効可知已先漢有太常有太學而遊學之路受業之地未詳也後漢有辟廱有鴻都學而學官之課程生員之選試未聞也唐人於太學之外有國子學又有四門學洪文館學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則里選之與學校判而爲二矣天下之學既不盡興而取士又不盡出於教育後世望太平之治宜其寥寥也國家肇造之初首謁

先聖以風海內，於是老生彥士興起於深山窮谷之中，故州郡未立學，而先有四書院，大學之制未備，而先有湖學，慶曆盛時，始詔天下皆建學，又取湖學之法，行之太學，自嘉祐至于熙寧，公卿大夫彬彬多四科之秀，論者歸功於湖學之作，成而不及慶曆之建學，何也？湖學之教人，經義有齋，治事有齋，習之以盛服危坐，逸之以習射授壺，容止進退，望者不問而可知，獨其爲法，則無傳焉。當時旣取以爲太學之式，必不至於闊疏不識熙豐之學。

法果出於湖學之規，而不變歟？自三舍之行，日繩學者於規繩之內，而學官受金之訟，至興大獄，爲衣冠之深恥。昔者條約之疏，而風俗自淳。今也防閑之周，而士習益薄。何耶？元祐諸賢看詳貢舉條制，其間有欲改試爲課，以變月書季攷之舊，謂禮義之地，不當使之爭者，其說果可行邪？大觀再更學法，用事之人，自以爲一道德同風俗，而西蜀之賢者，寧出於元祐黨籍之門，而不願就八行之舉，又何耶？自京師郡縣莫不置學，前日之書院旣已

荒蕪不治，近世名卿大儒，乃稍訪求葺理，以復承平之遺風，使不以課試爲累，而得專心於講習，旣爲之規，以示講學修身之要，又爲之記，以開游學嚮方之塗，其意甚厚，原遠未分，居者未免植門戶之私，游者未免流舖餽之習，豈書院之設，特爲學者自便之地，又何以甚異於郡縣之學耶？今又因諸老之講明，以倣湖學之規模，推湖學之教育，以還書院之舊貫，與夫慶曆熙豐之人才，何爲而盛衰？元祐熙寧崇觀之學制，何爲而得失？庶幾於科舉課試之外，有所作興，以洗漢唐之陋，而髣髴鳧飛魚躍之遺，其必有道矣。願從諸君共圖之。

監司郡守

問：寓內提對萬里，勢不能周，故岳牧侯伯之制，使內外相維，統體不亂，而後要荒如王畿，王畿如堂陛，上無不流之澤，下無或壅之情，聖人慮事周察，治審萬世不能易也。然炎漢初年，責成郡國，存問長老，舉察廉孝，悉以屬之，未聞乏事也。乃元封以後，使指旁午，威震州郡，守相輕賤，至饑民相食，而

郡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所謂循行觀察抑何事邪？孝宣興自閭閻，深鑒前弊，郡國歲上囚繫，詔丞相御史課其殿最，計簿具文，詔御史案其不實，部使者之職廢之否耶？乃治行尤異，增秩賜金，便宜從事，毋拘文法。潁川渤海吏治彬彬，不知其何以致此耶？於赫我宋，稽古建官，閱班簿以擇監司，置審官院以擇長吏，監司責以廉按，長吏責以牧養，治體聯屬，吏功較明，卓乎三代之盛，非偶然者。而比歲頽風漫無法守，燕集賂遺不禁，行部之日，時

節互饋，絡繹道途之間，揆以人情，寧復刺劾間一飛表，莫匪褒章，風憲當若是耶？身佩左符，駕以朱幡，視公帑若私儲，謂燕飲爲政事，以督賦屬縣爲勞能，民冤莫言，吏奸成市，饑饉流離，一不知問，牧養當若是耶？先正有言，路擇一監司，天下自治，而或謂前古危亡之朝，監司不察州州，不郵縣縣，不郵民，故民怨於下，相與爲盜，而上不知卒，以基禍，然五鳳黃龍之間，不煩部使者，亦足以爲治，何耶？其稽徃古岳牧之制，考漢人廢置之由，酌先朝班

簿審官之意條近世革弊之宜悉著于簡或有資於觀風者

任相

問代天惟君助君惟相宣天緯稷皇猷陶民極緊相責也顧不重歟故方論之也稽衆叶下上合下符以示其不敢輕比得之也延置左右禮絕百僚以示其不敢慢既任之也披心腹一休戚都俞唯諾纖芥亡嫌以示其不敢疑蓋以爲不若是非所以重宗祧隆國體也是以道尊禹臯勛華用昌德崇說且殷周用顯華辰丕祚有自來者獨怪秦漢而下登進多途則選拔輕名稱不一則位望損宴

見不冠，則名節壞。甚者請苑方聞而輒下廷尉者，不恕。責以吏事而災異策免者，不倫。成王畏相亡其甚矣。而其間隨世以成功名，史不乏書，何耶？唐祀三百，謂非明君良弼扶持之力可乎？而稽厥任人，則慊然千載。箴規朕失，不可或離。其相與之真似矣。而退朝未幾，怒形於色，畫指書空，憤語深甚。何亟予亟奪若是邪？進見大臣官而不名，其待遇之盛似矣。而姦佞得志，忠直見疎，抑何文至實衰。若是邪？欲與宰相參決大事，不欲以煩碎爲言。若

知大體者，至奏除卽吏輒他顧不答，儻進退黜陟一不與聞，則何者爲君相職業耶？在君者姑置勿言，而在臣者抑當自厲耳。朝廷有政，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則擇之不爲不審，而姦人用事不時白奏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輒與平生論議相反，何邪？彼起自流人一歲至宰相者，誠不足言。顧乃有意誅宦官復河湟，舉賢望翕然慰人心，絕不類往進何邪？論相以道德，次之人望，次之而近代以還，或由文藝或因勞功，皆得以坐

廟堂而號丞弼、公餗既覆、身名擯落、其何能敬成
主德、震懾姦心、上弭天變、下鎮物望哉、雖然代未
嘗乏才也、天未嘗不欲平治也、展經世之閎謨、扶
中天之景運、躡前賢之軌範、還盛古之流風、則將
何以邪、唐人有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
崇、宋景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
敗、乃知亟進數罷、誠治本也、信斯言也、則任房玄
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非邪、果賢邪、患其不久、非
人邪、一日已甚、然則久速之論、孰從邪、人主虛矜

之、以求賢、海寓饑渴而望治、繇古然也、盍相與茂明

六經疑難

問太史公有言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而六藝固有未易考者姑言其大較焉晉太康初有得古書者惟易爲備而無彖象文言杜預以爲聖人造之於魯猶未播之遠國然漢世固已爲十二篇矣何耶古人之易卦彖象爻各不相雜然則以彖象爻辭雜之卦中使古易不復見者何耶書之所存五十八篇孰爲伏生之傳孰爲隸定之書秦誓一篇伏生書乎壁中書乎史遷是之孔氏非之

宜各有見書有十體益稷以謨名可也多士以誥名可也如旅葵君陳等篇命乎誥乎抑訓乎十五國風之敘由來遠矣季札觀樂之時孔子尚幼然則敘果誰定乎卽其國風之善否本其國亾之先後其說孰是序於詩大矣如江有汜殷武以爲非衛宏之所能及至於言風雅之有變正與夫以關雎鵲巢而繫之二南則又以爲非卜商之見然則序果誰作乎周官一書已亾其一劉氏以考工足之儒者咸以爲非然則成王在豐作周官果其書

乎今攷其書建官之制耳而乃列於禮經至於明堂一篇正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于天下者乃不見之書又何邪禮記一書或謂成於孔門之諸子又以爲戴聖雜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不知果今之禮記邪中庸一篇似非禮經劉向得樂記宜自爲書而又禮樂合爲一經何也聖人作春秋一用周典而啖助以爲用夏爲本左氏親見筆削公穀皆出子夏而論議不同乃如異師公穀旣盛而左氏尙微鳳龔諸人極力扶持猶不一振今

左氏乃益顯而二家僅不絕何邪或謂公孫固韓非摭文著書而鐸椒虞卿亦采取刪拾不知果有得於聖人之意邪無曰六籍爛然家傳人誦疑六籍固疑吾心也又無曰吾惟道而已他非所泥則又幾於稊稗嘉穀者試相與細繹而根證之有司得以祛宿疑焉

理財

問食貨之政前謀講之備矣唐虞而上姑置勿論三代以來固有可攷者漢人意度宏厚綱目濶疏七十年間廩庾盡滿充溢露積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夫賜租發爵使農愈勸若可以得粟耳顧錢亦至於不可校者何邪夫均輸平準各有令丞鐵官幹官並屬大農是固生財之道然其官乃不建於初年何邪有唐之興經常簡易之法爛然有敘方其盛時民物蕃息馬牛被野米斗之直至三四錢

原其所自是固力本之餘功，然不聞有錢少物輕之患。何邪？良法旣壞，理財之說寢興，所謂鹽鐵轉運鑄錢括苗權利借商之事，擾擾並起，迺愈煩而愈弊。何邪？自是而降，調度益繁，規摹日迫矣。天厭昏代，開我國家，列聖相承，比隆三代。凡數百年來，崎嶇苛細，掎克聚歛之政，悉弛而不用。至於三司使之置，雖因舊制，而其間深意所寓，固有三焉。造作軍器與夫土木之工、河防之役，盡得而主之。且國家經費之大，無過此三者，而必命三司總之。豈

非使之得以制其出入而爲制度者乎？分天下之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集財賦。隸之三司，凡經費羨餘悉獻之。夫三司雖尊位亞執政，而無宰相黜陟之權。故諸道使者有羨則獻，無則已。果可以不事損下而益上邪？左藏內藏之儲，人主不得知其數，宰相不得侵其事。惟三司實專之，得非不見其儲積之廣，則侈心無自而生邪？自王安石當國，持彖宰制國用之說，分三司之權，立勸沮之法，置旁通之簿。凡前日祖宗微意一切

不存，不知安石之變更果何所見而然邪。理財王者善政也，無事則藉以制作，無一日而可緩者，其稽漢唐先後之由，本朝沿革之故，與夫今日之所宜行者，為有司言之，以備廟堂之采擇。

弭盜救荒

問兵危事也，毒民於一時者未足計，貽禍於亾窮者為甚慘。蓋風塵一開，狼子動心，於是盜賊之變起，怨氣干和，歲事凶嗇，於是饑饉之憂形。是故君子於兵不敢易言之，雖然鼠竊狗盜，古所不免，惟為政者必有消弭之術。旱乾水溢，天有定數，而為政者必當操其豐凶之權。尹翁歸之為右扶風也，推迹盜賊無有遺脫，而京師肅然，畏其威嚴，至龔遂則罷其捕逐，惟務安之。渤海之盜亦為之止，若

猛若寬，皆足以成功。何耶？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以之足，斯民之用有餘也。特有偏而不均之患耳。富者庾滿，則貧者甑空，勢也。於是均平之政生焉。曰：常平。曰：勸分。曰：由狹徙寬。凡所以使之有豐而無凶，損有餘以補不足，皆王政之綱也。乃者姦臣昏庸，輕於稱兵，洞丁邊民，乘時嗷諍，區區幾一飽耳。而風起四野，檄書狎至，懦夫憤眊，不知所爲。荼毒黔黎，全虛杼柚，曾未聞有窺左足而先應。諭片語而投兵者，何邪？旱暵螟蝗，頻年繼作，瀕江人相噬

而依山之人，則煮草根啖之。富民閉糴，饑殍盈野。思昔淳熙壬寅，民未甚病也。而州縣講求荒政，若不暇給。今不知幾倍壬寅矣。而有司莫之問焉。此論富民以時發粟，直則無損也。乃陽均其數，陰肆姦謾以罔其上。曰：某所置場也。曰：爲米若干也。曰：已糶若干也。曰：官吏巡視已至某所也。則皆空牘也。場未始置也。粒米未始至其地也。官吏未始識其面也。州烏乎知之。部使者又烏乎知之。爲富民者，乃且因時射取要厚直，損衡量。民方急食，惟賈

是聽所謂豐凶之權。至是在富民而不在公上矣。伊欲廣公朝厚下之恩，壽元氣靈長之脉，非州牧監司責乎？酌寬猛之宜，以平姦剗，核賑卹之實，以活流殍，寧無長術乎？盍究言之，抑以觀通達世務之學。

江淮形勢

問鄧艾見高山大澤，輒指畫軍營。李德裕籌邊樓之圖，山川尤爲詳備。甚哉形勢險阻，不可不宿講也。立國於東南，無百二山河，唯曰長江爲戶庭，兩淮爲藩籬。爾世之熟於形勢者，曰無淮則江單，無江則淮寒，唇齒相資，灼然不誣。方鼎峙三分時，吳奄江表，魏據淮甸，吳之君臣不敢目望中原者，無淮也。南唐跨據江左，九重淮甸，歲當水淺，戍守浸嚴，今獨有淮東西爾，可不垂意乎？至於大江之南，

地勢延袤可撓之地不勝其多扞禦之計不勝其力備多則力分力分則勢弱有如大江之上流所以援兩淮而固長江者又豈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勢尤不容忽也然則宜如之何曰昔周世宗征淮甸諸將爭欲據險以邀之然則淮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果安在邪吳人聘魏魏問戍備幾何曰五千七百里又曰道遠何以爲固曰封疆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然則長江亦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又

果安在邪今江淮重鎮宿元戎屯萬幕分疆畫守首尾相應宜無餘算然時異事殊難以泥古風雨飄忽震迅眇不可齊恐未易以故迹尋也彼六朝遺論汎焉而未詳江淮表裏之篇詳焉而未精諸君慷慨功名且家于形勢上遊平時倚劍天外彎弧江上比江淮數千里盡在指顧中取其便於時而切於事斷斷然可以日月計功者約其辭明其指爲有司言之勿徒以紙上陳迹爲對

歷代文章

問人文之盛宣賁國章，譬諸五色祥雲與天爲瑞，故攷世歷論治體，每於一代之文得之。若昔封禪之君，厥有文字褒表盛觀，崆峒誦堯，衡山紀禹，皇乎唐乎，莫可載已。六籍遺文不登聖人之筆者，珉雕離玉，章章間出於史傳間，令人動目獨恨遺逸三事，悉出天漢，而閒編脫簡，浸離其真。于時諸儒固已閔惜，今之所傳，顧皆舊書邪？有如石鼓之歌，千代傑作，夫子西行，果不到秦，彼岐陽之蒐，乃成

王爾今所傳七篇自邀車旣攻訖于天求，又是固張生所持者耶。漢初最爲近古，李陵一書，氣幹頗高，類非近體，而或者以爲齊梁之士所擬，果何見而云然耶。當是時歌與樂章，已有七言至五言，特未也。而蘇武之作，人以爲僞。今所傳李詩自有鳥西南飛而下，凡七篇。蘇詩自童童孤生竹而下，凡二篇。與蕭統所編絕不相似。然則以何爲是耶。世有梁父吟一篇五言也，爲三士而作。彼諸葛孔明抱膝而吟者，是邪。人言栢梁體者，七言也。有似乎

聯句，彼漢武皇與一時廷臣登臺而更倡者，是邪。宋玉諷釣二賦，靡而能諫。賈誼之賦，早雲董仲舒之對，郊祀對雨雹，帥有深致，迺不見於二史。何邪。班固載楊雄之作，備矣。至雄自敘以爲平生爲文不解五經之訓，惟得於輜軒之使，奏籍之書，於君平翁孺爾如成都四壩銘，龍骨詩三章，乃雄少年立聲名者，而皆不錄。何邪。至於州箴如所謂世雖安平無敢逸豫，與其官箴所謂內不可以不省，外不可以不清，其詞藻典麗，意存規正，真足以警一

時而詔萬世者方之古作孰可比肩乎唐韓文公古之人也其文古之文也而或者猶病李漢不知其不當錄者爲何篇邪柳子厚欲與西漢文章因吳武陵來爲出書數十篇不知所出者爲何書邪李衛公謀議援古文章爾雅而卒不大明於世陶淵明平生灑落自出天機閑情一賦人以比國風而蕭統復律以楊雄諷一之義何所取據耶夫文以氣爲主以意爲輔以詞爲衛彼所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特其凡爾近時文弊具見廷

申之奏則科舉之習殆將一洗諸君汪洋學海舉翔翰林暇日評古借筋於前數子必有取焉毋薄有司以爲不足語古

士風吏治國用民力

問古今之時不同，而國體政條民生日用，凡明君
哲后之所訪咨，忠臣謀士之所獻納，要之一日可
行，則百世可守，青編爛然，何所不備。舉而措之，存
乎其人，安用耻於祖襲而務爲新奇乎？士貴乎博
學也。然則甲乙策試，開五十難，與夫天子命題，畀
之有司，不知昔人所以作新文體者，尙可行乎？吏
貴乎趨事也。然則一縣合治，上下相司，與夫中書
宣指，察其對義，不知昔人所以嚴於攷課者，尙可

用乎。沿邊屯田講之熟矣。特未有及乎內地者。然則州郡之間都督之府軍非臨敵且田且守不知昔人建明規畫者亦可言乎。以至士氣患乎未振也。近則有伸敢言之請。彼慕古遠者高其論。贍文辭者去其華。比之委賂納說荷檐吐奇。由壺關以上言自南宮而諷刺。是則昔之人所以旁求直言者至矣。應之者爲何人。國用患乎未通也。近則有重緡錢之請。彼龜貝旣寢。緡鎡專用。充都內之金。紹園府之職。深功學之患。難輕重之權。是則昔之

人所以講明錢幣者至矣。對之者爲何策。夫終畝不稅。則國用靡須。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不知昔之人所以博訪兼足者亦有良法乎。深汰圭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不知昔之人所以講求擇吏者亦有高論乎。士風也。吏治也。國用也。民力也。經國之務。要不出此數者。諸君行且充庭入奉大對。可不及此間暇。講明古人之問答。以備聖時之采擇乎。况乎誦先聖之典。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則揮翰流離。稱述世務。使班揚

韜筆伸舒結舌如晉人所以告語庠序者願毋多遜

人才

問學者取友不足今世又將旁及千古故尚論古人學者所先班孟堅人表之作規模闔深後之秉史筆者莫能踵武世之君子蓋嘗病之彼其采摭百家網羅見聞栢皇陸栗之君綠圖大填之佐登彙無餘其用力亦屢矣然自明由曉升級至于隕丘受延禧此燧人四佐也自金提主化俗至于陽侯爲江海此伏羲六臣也胡爲遺而不錄耶皇帝諸臣如風后力牧伶倫岐伯之儔紀載尤備然如

天老掌教知命正俗地典受州五聖主道與夫燧
人之四佐伏羲之六臣者皆尤有功於斯世也乃
不得與封鉅諸公比何耶帝虞盛時分置八伯若
伯若棄若咎繇暨垂各主四時而羲和之後各以
一人爲之貳焉今所存者七伯而已冬伯之後實
缺其一何耶昔者歷山雷澤之游有友七人焉自
雄陶以至靈甫凡與爲七然尸子止載雄陶不載
靈甫然則以何爲是邪天下之士從吾夫子游者
太半然亦有四友焉有六侍焉其亦出於四科否

漢高之興羣龍雲附卓卓然絢繪簡編動人觀聽
者曰三傑曰十八侯而乃以三十一人悉爲功臣
何其盛邪三國鼎立爭致英豪而一時之士多歸
心焉今之所載者魏九人蜀四人吳七人而已抑
何其少耶世祖功臣三十二人而雲臺所圖僅取
四七以應列宿世之君子獨無一言何耶嗟乎功
臣之士道德之士悠悠千古浩如煙海不可枚數
請復於洙泗終焉史稱魯有八儒如子張氏爲諷
諫之儒孟氏爲疏通之儒仲梁氏爲移風易俗之

儒以至樂正氏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爲傳易之儒，不知所謂八儒者，果洙泗從游之士乎？願悉數之，且以觀平日尊賢取友之志。

史

問丘明既往，班馬嗣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卓乎無以議爲也。後漢之書成於范曄，不知與漢紀三十篇同乎異乎？三國有志成於陳壽，不知與魏氏春秋優乎劣乎？東西二晉，植國規摹，與其人物風流，豈無可書？彼生長東南，不知中朝典故者，固不勝其任。而聞見華戎成敗者，又復過自退避，故雖著晉紀者，號爲簡真，而作陽秋者，稱爲良史。今之所述，亦有取於此耶？由魏迄隋，其間六

代之史不滿人意，迨至有唐嘗詔脩撰而涉歷累年，訖無銓次，彼陳叔達諸人各居權要，無所稟承，要當求有以一之可也。乃奏停後魏而獨脩五代，何邪？諸史來上多所損益，既爲序論，又爲總論，亦可謂全書矣。不知所謂時稱良史者，果皆簡正邪？唐三百年屬筆非人，逮歐陽文忠諸公積二十年之力，乃成百六十萬之言，其不苟甚矣。然八者之失二十條之疑，猶未免議者之云云。何耶？日者史臣有請欲使涉筆史館者帥爲近程，以速汗青之

效是也。竊謂史各有才難乎其選，而昔人又謂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皆足以耀當年而垂後世。然則甘泉從臣悉兼論議，家家果皆董狐，人人果皆荀勗耶？母曰：非吾事也，不敢僭。

洛水集

卷五終

